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九

唐人

孟郊	董召南	李翱	賈島	李賀
蕭俛	段文昌	柳公綽	李光顏	李景讓
王建	裴度	溫造	李愬	韋貫之
白居易	唐衢	元稹	劉軻	韋處厚
柳公權	張仲方	杜牧	沈傳師	崔邠
賈直言	楊嗣復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九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唐八

孟

郊

字東野武康人憲宗時官溧陽尉爲鄭餘慶留守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等私謚曰

貞曜先生

莫輕島瘦例郊寒交到忘形早識韓科第晚登方作尉
林泉癖好不知官苦吟曉夜愁神鬼奇語山川入肺肝
貞曜丰裁當世重平陵二謝信非難

忘形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晚登年五十得進士癖

好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

之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

半俸其奇語愈所稱然思苦奇澀二謝李觀亦論其在

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嘗舉進士

桐柏山高水繞淮昔傳孝子讀書齋聲名爵祿誰縈思

耕稼漁樵自委懷雞狗互馴祥屢降龍蛇甘蟄俗難諧

晚游燕趙情何適得似雲棲戶掩柴

孝子

召南隱居行義不求辟薦朝耕夜讀樵山漁水性復慈孝日早起必登堂問父母起居安否退

見妻子怡豫悅逸不爲戚戚可憐之態韓愈作詩稱之以爲世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雞狗與桐柏山淮水等句俱嗟哉董生誰將與儔學錄全採入燕趙見文公送善行篇中

李

翱字習之或作翔之隴西人憲宗初爲國子博士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曰文

詞臣請禁史官誣與退之言大義扶家乘未真存狀牒交情獨摯責擣蒲幽懷賦想皋夔侶復性書希孔孟徒景儉讓官逢吉薦不妨峭鯁作鴻儒

詞臣

憤記載易誣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公議所在大抵人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諡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

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
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
忠烈否者願救考功太常史館勿退之論史官書
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擣菹昌黎好博塞翔屢切幽懷翔有幽復性翔有復
篇峭鯁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翔自代景儉斥翔下
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
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翔恚懼卽移病滿百日
有司白免官逢吉
更表爲廬州刺史

賈

島

字聞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遇韓愈
教之爲文遂舉進士文宗時坐飛謗貶長

江主簿後遷普州司
戶參軍卒年五十六

兩手推敲一蹇驢忽于京兆怒停車禪蹤苦被東都縛

師範欣逢北斗如登第何科時不再
酹詩有酒歲方除
長江領略風波險孰若菩提證佛書

推敲鳥初為僧游於京師於驢上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始欲著推字又欲下敲字揀之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車騎方出鳥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鳥具道所以愈曰敲字佳遂與並轡歸為布衣交教之為文令棄浮圖舉進士按此出全唐詩話與新唐書隋唐嘉話所載各東都時鳥初來東都洛陽令禁僧午後北斗學異如泰不得出鳥為詩自傷愈見而憐之黎山北斗登第鳥累舉酹詩鳥嘗以歲除取一年所得以是長江嘗貶長補之江主簿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以父嫌名不就進士後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不信蒼蒼記玉樓。奇才翻向世間求。秋墳葉落詩何癖。

春雨花飛酒亦愁。進士廿年空諱父。書生萬戶幾封侯。

錦囊收拾高軒過。阿嬭牀前苦白頭。

玉樓

李商隱作賀小傳言長吉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曰帝

成白

玉樓立召諱父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封

君為

記不久卒諱父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

侯

俱用長錦囊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然後

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

醉

弔喪日率如此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

是兒

要嘔出高軒賀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未信

心乃

已耳高軒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

高軒

過二阿嬭賀呼母為阿

人

大驚阿嬭見集韻

蕭

俛

字思謙蘭陵人德宗時拜右拾遺憲宗時充翰林學士襲封徐國公穆宗立擢同平

章事改吏部尙書乞換散秩除同州刺史分司東都文宗卽位召授太子少師不拜請致仕以

壽終

盲○心○宰○相○不○知○兵○河○北○淪○胥○國○勢○傾○設○險○誰○令○驚○鶴○墮○
銷○鋒○終○致○虎○狼○爭○慎○防○名○器○何○多○慮○遠○謝○賓○朋○亦○寡○情○
猶○喜○逍○遙○藜○杖○去○濟○源○山○墅○嘯○歌○聲○

知兵

爲相時見兩河略定謂天下已太平勸帝偃武修文穆宗重其言遂進銷兵之說時上方荒宴

不以軍事爲意

同相河北朝廷旣收河朔三鎮而劉

段文昌亦附和俛

河北朝廷旣收河朔三鎮而劉

將構亂籍豪銳

不檢者送京師王廷湊朱克融皆在

籍中同相崔植

杜元穎器量謹厚謂藩鎮且平不復

計料克融等皆憤怨不數月逋卒曹聚為盜二人悉
收用之倉卒調兵不充致召市人烏合戰輒奔北由
是復失河朔終虎狼天下笑其縱虎名器俛居位孜
唐之世不能有官慮或乖當故逍遙汚既退居洛陽
慎名器每除一官慮或乖當故逍遙汚既退居洛陽
鮮有簡拔或以為涉於深尅
猶謂歲時賓客為煩舍於濟
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

段文昌

字墨卿一字景初齊州臨淄人憲宗時官翰林學士穆宗時同平章事出為節度使

敬宗時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封鄒平郡公卒年六十三贈太尉

蛙鳴蟬噪易龍吟難掩文宗敬萬尋經國豈能防盜藪

承家猶幸有儒林後先西蜀蠻常懾莫定南安寇不侵
晚節窮奢踰禮節枉拋禱雨為民心

文宗

詔撰平淮西碑以易韓愈所經國類無經國遠

猷文

昌與蕭俛俱議消兵遂承家子成式字柯古蔭

至凶

狡悉歸幽鎮一呼雲集承家為校書郎研精苦

學博

聞彊記多奇篇祕西蜀穆宗長慶二年出為劍

籍著

西陽雜俎行世西蜀穆宗長慶二年出為劍

蜀利

病治尚寬靜閒以威斷人心莫安南安太和六

羣蠻

懾服文宗太和九年復鎮西川南安太和六

襲南

安帝以其素得夷心窮奢文昌少歷驕窶所向

使移

檄慰讓即日解去女禱雨嘗節度淮南殿治有

奢侈

服飾玩好歌鐘妓女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悅美

過度人以是譏之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苦禱

而雨雨人以是譏之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不愁

公出游不以是譏之禱雨聲民為之語曰旱不

柳公綽

字寬京兆華原人德宗末歷官侍御史憲

東道節度使敬宗初就遷檢校左僕射文宗時
轉河東節度使徵授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諡

成曰

關西家訓守勞謙規範森森肅具瞻韓子二書千古誦
李公三牒一軍嚴圍令斬馬師知感閩助九熊學痛砭
幾輩名卿清德在但餘卷軸富芸籤

家訓孫玳述家訓以誠子孫曰余幼聞先訓立己以
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直不
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其源皆起
於公二書韓愈有與鄂州柳中丞書三牒元和初徵
綽二書未幾有又與柳中丞書三牒御史中丞
坐與裴垕厚李吉甫出為潭州刺史乞便養母改鄂
州王師討蔡詔發兵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奏願自
行由鄂濟湘聽具軍禮迎謁公綽告曰公所以騰鞭
負弩正為兵事若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藉

公世將洞悉兵事吾書生不足指麾欲署職名以兵
法從事何如聽日唯命即授三牒稟聽節制聽感恩
誓盡死力當時斬馬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
許以知權濟變斬馬古名將何以加茲本韓文九
熊妻即韓皋女生子仲郢幼嗜學母芸籤見柳仲
復善訓嘗和熊膽丸夜資其勤
李光顏字光遠太原人憲宗時由河東裨將累擢
侍中卒
諡曰忠

北平貽劍識雄才環蔡連屯挺刃開馬逸不隨兒攬鞅
燕歌難助客銜杯君臣大義堅榆塞兄弟能聲共柏臺
尤愛孔懷辭管鑰護闈付託靡私財

貽劍

初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
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

挺刃

詔討蔡
以其軍

當一面賊壓營以陳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
突入賊中往反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毋
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時諸鎮
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裴度宣
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燕歌韓宏爲
能立功旣而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燕歌諸軍都
統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乃索得美婦人教以
歌舞遣使遺之光顏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
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
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日
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榆塞使徒義成節度
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榆塞使不三旬再
敗賊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圍涇州光顏間賊至料兵
以赴邠人騰噪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
聞者亦泣下遽卽柏臺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
路虜乃走出塞柏臺從高崇文平劍南數塞旗陷
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州刺史兄
光進亦會刺是州皆以御史大夫領事軍中俱呼爲

大夫而以管鑰兄弟相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大小別之管鑰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日新婦違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乃如初

李景讓

字後已文水人敬宗時由右拾遺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天平節

度使封酒泉縣男宣宗時進吏部尚書以病丐致仕卒年七十二諡曰孝

赤貧屣棄積錢多倖獲身災論不磨老樂受箠慈訓肅
軍停操刃衆情和烏臺風績原孤勁黃閣雪階尙坎軻
有母遂成忠孝略一杯公座醉顏酡

積錢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三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

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後景讓景莊景溫相

繼皆登受箠景讓官達髮已斑白事親克孝小有過
進士操刃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將奉母
門惟操刃以行母怒不先告期責曰旣貴何庸母景
謹大懼重請臯方許旣至以迂意杖牙將斃之軍且
讓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
用刑豈特上負天子且使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
先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鞭其背將佐皆爲再拜
泣請久乃釋風績宣宗大中初進御史大夫威肅朝
之一軍遂定風績著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
盧伯帝舅鄭光卒罷朝三黃閣宣宗擇相盡書當選
日疏言太過詔減一日黃閣者納名器中禱憲宗
神御前射取之景讓以不得爲愧見宰相自陳考深
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因病乞退授太子少保分司
忠孝初入爲尙書左丞蔣仙舟宴客酣酒於座曰有
仲曰無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衆客肅然景讓起卒爵
宜於公

王建

字仲初潁川人代宗時爲渭南尉後歷祕書丞侍御史文宗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

以老致仕

直刺黃門鑒漢廷敬文爭得似桓靈侍中貂盛權方熾
故主鵠哀叫不醒樞密戈矛驚妙筆軍司弓劍謝頽齡
詩褒麗則曾承詔祕閣吟哦月滿庭

漢廷

建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守澄深深恨其

譏乃

曰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窺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因賦獻王樞密四韻末云不是官

家頻

向說九重爭得故主憲宗爲宦官陳宏志所弑

外人

知乃脫於禍故主敬宗爲宦官蘇明佐所弑

弓劍

建後以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祕閣授王建

秘書郎制云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秘書郎品秩
同而祿廩一今所傳移者欲職其宜而才適用也詩
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
在人口中求之流輩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爾官也
而翔翔書府吟咏祕閣改命
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裴

度

字中立聞喜人自憲宗至文宗歷四朝累
入爲相加司徒中書令封晉國公卒年七

十六贈太

師諡文忠

破蔡功成領百官堂開綠野樂盤桓淩雲柵翦强藩易

甘露園除宦寺難犀帶麟袍英主賜涼臺燠館故交歡

皇儲未立留遺憾身後書搜半藁殘

綠野

度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
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淩

雲州入蔡甘露先是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

疏申理全活數十姓然是時閣豎擅威天麟袍初用

子擁虛器楮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麟袍度征

淮西及行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

騎三百為衛白居易寄公東都留守詩曰通天白犀

帶照地故交其後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

紫麟袍故交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

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半藁及度卒文宗怪無

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半藁遺奏敕家人索之

為請無私言字簡與并州祁人德宗時嘗為節度參謀

溫造去隱東都後穆宗時復出為京兆司錄至

文宗時歷官御史大夫改禮部

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溫石風馳處士聲烏公幕府兩豪英南涯更見瑰奇表

北闕皆高糾劾名法恨投豺魁首縱章彈進馬將心驚

漑田萬頃今懷澤剛急休譏氣不平

溫石韓昌黎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有曰洛之北涯

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

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

之幕下按石生名糾劾威望凜然發南曹僞官九十

洪烏公名重允糾劾威望凜然發南曹僞官九十

人主史魁首時與元軍亂殺李絳文宗命造往討造

皆論死魁首至取親殺絳者醢之凡斬首八百餘人

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將心

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將心

夏州節度使李祐違詔進馬造嘗正衙抨劾祐曰吾

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動心今日瞻落於溫御史

漑田始為助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漑田三千頃晚

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漑濟源

河內溫武陟四縣田
五千頃民懷其利
剛急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

李

愬

字元直晟子德宗順宗時歷官太子詹事

節度使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

封涼國公徙昭義

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

大風雪破蔡州來白偃前旌凍不開驚鴨三更驚水畔
貌貅萬隊陟城隈金鄉盪寇台衡望寶劍遣人上將才

四十功名能繼父東都歸後慰銜杯

驚鴨

愬從討蔡州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

澤阻與衆未嘗陷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
日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

爲計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城隄李祐等次壩先
皆驚鴛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城隄登衆從之殺門
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金鄉其後愬又
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金鄉出討淄青
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寶劍愬
俘賊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摘大盜
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摘大盜
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
感動謝曰敢有不繼父蔡始展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
承而愛其死力繼父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
有未

韋貫之

名純以字行京兆杜陵人順宗時官監察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累拜尚書右丞同中書門
左遷穆宗立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
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更諡曰文

偽辭求悅豈吾徒款曲平生事絕無貧噉豆糜存夙操
學輕藻采杜旁趨萬縑力拒先銘撰一笏名慙貴勢汚
正議嚴身甘外謫但傷權倖售當途

款曲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

豆糜

貫之登進士賢良二科除校書

郎厯

伊闕渭南二尉不應辟召

藻采

帝以段文昌張

家貧

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

藻采

仲素為翰林學

士貫

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除禮部侍郎

對帝言侍郎雖宰相除然為陛下揀宰

相者

禮部也故取士務抑

萬縑

其後裴均子持萬縑

浮華

先行實趨競者為息

萬縑

請撰先銘答曰吾甘

餓死

豈能為是哉生平未

一笏

始居貧韜晦不自表

嘗通

饋遺故家無羨財

一笏

官長安丞或薦之

京兆

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

里素

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

日請實而明日賀者至矣正議及居輔相嚴身律下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所改權倖時皇甫鏘張宿皆以倖進宿使淄青裴度易奈何復加以寵乎由是宿陰構之出為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觀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觀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

白居易

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後徙下邳憲宗時厯官左贊善大夫以言事貶

江州司馬穆宗時官主客郎中知制誥又外遷為杭州刺史後復拜蘇州刺史以病免文宗即位累進太子少傅馮翊縣侯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追諡曰文

杭州山水又蘇州寄託無心任去留早有直聲聞殿陛

不妨吟興和元劉二林寺適逍遙趣八節灘資汗漫游

諷諫重翻新樂府雞林真賞足千秋

蘇州

居易數進忠言不見聽乃句外遷為杭州刺史

泌六

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直聲嘗對殿中論

庶子

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

諭輒

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

拔擢

乃敢爾我不甘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

故羣

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元劉元稹

為謀

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錫皆

居二林居易春游二林寺詩緬彼十八人古今

易友

二林居易同此適注昔永遠宗雷等十八賢同隱

于二

八節居易開龍門八節石灘詩序東都龍門潭

林寺

八節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舟筏過此例及破

傷舟

人機師推輓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饑凍有

聲聞

於中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

智僧

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

於戲

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去之

諷諫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

雞林

居易既工詩當時

賈售於其國相率篇易一

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

唐

衡不知何許人僻居寥落年五十不仕自處

忠臣義士事之可

悲者讀已必哭

四○海○咸○聞○痛○哭○聲○賈○生○年○少○抒○丹○誠○尚○書○叱○賊○心○同○壯○

太尉批凶淚亦盈非但文章傷抑鬱全憑氣誼感忠貞

白韓詩贈還零涕總爲君民奮一鳴

賈生

衡與人言論相別輒發聲號音辭哀懇聞者莫

哭路歧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凶寇諫議

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

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韓愈亦有詩云韓娥歌後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元

稹

字微之河南人憲宗時厯膳部郎員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誥累遷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同州刺史後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

宮中詩誦呼才子天下名傳作諫臣一自忠諫分晚節
半生進退繫奄人不應裴相傾當路曾為韓公惜此身
體號元和長慶集香山風韻兩無倫

才子

稹長於詩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諫臣稹初

拾遺及監察御史言事

奄人

稹自以忤仇士良貶江陵士曹參軍後善監軍

崔潭峻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乃漸擢用
士類鄙之故史謂其初欲以直諫立名中見斥廢十
一年信道不堅遂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裴相裴
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飭云
出屯鎮州有所論奏稹於度本無怨以韓公王庭湊
其望重與中人共沮卻之故為所劾韓愈長慶白
元翼於深州詔擇廷臣往論衆慄縮韓愈長慶白
請行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之
易以詩倡和名相埒天下傳諷
號元和體又名其集為長慶集

劉軻字希仁韶州曲江人文宗時歷官宏文館學士屢遷侍御史出為沼州刺史

傳燈法嗣謝曹溪一第歸來顯職躋作者競推才吐鳳
通儒豈為夢書雜文章韓柳同驅駕朋黨牛羊費品題
史館千秋誰著筆莫嫌沈酒酒杯攜

曹溪

軻慕孟子爲人故以爲名幼之羅浮九疑讀黃

遂披

僧服釋名益納北之筠川方山一第貢舉試玉

等寺

又居廬岳東林寺見唐撫言一第聲如樂詩

遂登第見作者

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

羅浮山志

作者軻若庾補闕杜拾遺元貞外牛侍御

蕭正字楊主簿

兄弟謂其開卷慕孟子爲人所著翼

孟三卷於聖人

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見朱彝尊

經義通儒

初軻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獨處

游學逝此室

以主寺僧不間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

骸踣促死者

不安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

果然尋改遷

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解所著之衣

覆其骸骨是

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食之食

訖當明爽軻

嚼一卵吞之其二猶豫未食手握而覺

後乃精於儒

學而肄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

夢中之事不

可自爲傳記吏部韓退之素知焉日待

余餘暇當爲

一文贊後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見

雲溪雜錄 韓柳先是馬植薦軻於朝稱其文章 牛羊軻有

友議 韓柳與韓柳齊名見全唐文小傳 牛羊軻有

日歷一卷記牛僧孺楊虞卿 沈湏軻以學士修史時

事見李德裕周秦行紀論 沈湏軻以學士修史時

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暮則沈湏而出

韓愈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 敬宗時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如沈湏之醉何見雲溪友議 敬宗時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章處厚字德載萬年人始憲宗擢為左補闕仕至

粹要書陳掇六經知卿忠力在明廷棟梁舊德臣材棄

萋非讒言主聽熒嚴濟晉公祛貳志寬更滄鎮恣非刑

盛山十二流風在桃塢梅谿酒半醒

粹要

處厚以敬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

十篇

上之冀助省覽

忠力

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

帝稱

善並賜金幣

忠力

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

奏可

中復變易自出

忠力

耶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曾輔四朝寶易

耶即

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曾輔四朝寶易

直長

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

陛下

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

曰何

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

德處

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

始可

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

棟梁

帝歎宰相不才而

裴度

忠可久任帝嘉納之

棟梁

使姦臣跋扈處厚

曰陛下

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

曹此

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處厚

上言李逢吉以李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

詩云

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

周極

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按紳先朝舊臣

就令

有過尙當祓瑕洗釁成三年無改之美况被讒

乎紳由晉公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
是免吏白事中書處厚詔語日晉公以百口
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滄鎮初李載
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滄鎮義數破
滄鎮兵皆刻剔以獻處厚盛山處厚盛山十二詩韓
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盛山文公為序今見於唐
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岳繡衣石榻宿
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
也泉

柳公權

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始憲宗授為右拾遺

東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

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恭儉衣矜澣濯三何如賢進黜姦貪詩懸殿閣中心正
書憲鍾王妙腕探瓜李嫌疑防有識塤篪輝映和無慙

銀杯羽化真超絕碑誌揮毫耄尙耽

恭儉

於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穆宗語及漢文帝恭儉於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穆宗語及漢文帝恭

公權無言帝留問之對曰方今急務要在收攬權綱

無使下移進賢退姦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乃小

節耳周墀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不可奪謂曰

故事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屈爲

諫議大夫殿閣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

知制誥殿閣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餘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

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

尙心正乃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

也心正乃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

其以筆嫌疑帝屢召問得失因言郭昺領邠寧而議

諫也嫌疑帝屢召問得失因言郭昺領邠寧而議

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

豈獻哉公權曰瓜李嫌疑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

江王如事是日帝命中塤麓歷敬宗朝咸侍禁中兄
宮自南內送女還散家公綽以為頗類工祝致
書宰相李宗閔願改散秩遂歷右司司封兵部三郎
中兼宏文館學士公綽孝義盛德家法冠絕時輩在
官忠直尤長經濟銀杯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
公權事之如父主藏奴海鷗龍安多盜用嘗
貯杯盂一筭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
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研筆圖籍自鐫祕之
碑誌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其手筆以為

張仲方

韶州曲江人九舉會孫始德宗時入官為
集賢校理仕至文宗時累拜左散騎常侍

出為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封曲江
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

莫言牧守真無狀風節誰如國器高
寓內昆蟲流帝澤
懷中毒蠱忿官曹奪田宜豎驚三疏競渡君王減廿艘

吉甫諡詞當議否誤將挾怨測賢豪

無狀宰相鄭覃擬仲方丞郎文宗曰侍國器時父友

高郢見而異之曰昆蟲初鄆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

是兒必為國器昆蟲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

下流昆蟲而不行御毒蠱始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

前平發由是不死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

溫黨補金州刺史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

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因上議爭論中有二語曰內

有賊輔臣之盜外三疏先是宦人奪民田仲方

有懷毒蠱之臣三疏先是宦人奪民田仲方

帝嘗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吉甫憲宗嘗言

仲方論諱堅苦帝滅三之二吉甫憲宗嘗言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佑孫初為御史分司

為司勳員外郎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

小杜才名天下聞。玉谿詩老感斯文。風流御史高千古。
月占揚州定二分。春夢隙駒驚易過。秋當回鶻恐難軍。
罪言諷世談兵術。澤潞誰人爲紀勲。

小杜

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玉谿

李商隱自稱玉谿子有懷牧詩云高

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

御史

嘗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

揚州

用牧詩語意

隙駒

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

墓誌悉取所

回鶻

先是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

爲文章焚之

回鶻

潰入漠南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

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

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

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

罪言

始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

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

罪言

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
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
事嫌不當位而言紀勲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出討
實有罪故作罪言紀勲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俄而澤
潞平略如牧策

沈傳師

字子言吳人既濟子德宗時入官爲太子校書郎仕至敬宗時累拜尙書右丞出爲

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入拜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尙書

挽輟名公竭齒牙故人有子望心奢外官史局殘猶補
內相詞垣讓豈差斷獄科條平幕府辭榮書賄絕權家
性情夷粹風前想一卷臨摹楷法嘉

故人

貞元末傳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輟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

孟容曰我故人子盡不
過我傳師因往見焉
史局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

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峒在外官論次詞
國書今藁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垣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
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

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斷獄慎重
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

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辭榮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
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楷法有楷法
傳師工書

崔郾字廣略貝州武城人憲宗時官諫議大夫
穆宗時遷給事中敬宗即位累拜檢校禮

部尚書卒於官年六十九贈吏部諡曰德

民生憔悴此何時敗獵君王總未知嗣王學忘經藝問

舍人職請胃筵辭士求寒遠因才使治別寬嚴與地宜
身是德星還諡德一門孝友動追思

憔悴

鄆為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游畋內酣蕩昕曙

之眾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

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

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嗣主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

事以幸天下帝慰謝嗣主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

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寒遠始鄆

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閒當請益寒遠為吏

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寬嚴觀其後鄆為虢州

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嚴峻誅一不貸或問

笞一人及改鄂岳觀察使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

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

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德星鄆兄弟六人

政所以貴知變通也聞者服焉

鄆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
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
社

賈直言

河朔舊族穆宗時官節度使監軍召拜諫
議大夫文宗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肯教故態襲山東直詰陰謀膽氣雄
迺父淋頭慙未釋
郎君抱項計真窮正言一折安汾潞勁節千尋壓岱嵩
飲鴆當年親竟救故知能孝始能忠

淋頭

劉惔為義成節度使辟署幕府惔死子從諫不
發喪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見

山東義士平從諫曰欲反耳直言哭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朝為功臣然以張汝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
死郎今日乃欲反耶從諫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
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

安汾潞劉悟初鎮滑州後徙潞州岱嵩唐書忠義傳敘大凡捐生以趣義者終始一操雖顏

嵩岱不吾壓也飲鴆初直言父道沖代宗時坐事賜

此借用其語迷而踏帝憐之滅父死直言由是璧

楊嗣復字繼之華陰人始入官為右拾遺文宗時

位貶潮州刺史宣宗時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平生奧援結奇章營救終需李贊皇何苦朝綱分意見

空教黨禍肆披猖杜門執咎君恩赦當按辭官國體傷
一事人間猶豔羨鯉庭置酒列雙行

奧援

時牛僧孺李宗閔當國奮私昵黨排擊所營救

憎人目為牛李黨嗣復與二人雅相友善

集義軒詠史詩鈔

卷三十九

三

武宗立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李德執咎初嗣復與
裕與崔鄆崔珙詣延英力諫乃免
行論修起居注事覃謂開成政不如前嗣復爭論遂
趨出帝使召還日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
起帝乃免覃夷行相當按先是嗣復論薦陸洿覃斥
而嗣復專天下事其朋黨嗣復力辨因當香
按叩頭乞罷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
帝慰安之及諸生分列兩
序當時以爲美談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

唐九

劉 蕡 李 石 李德裕 王 起 韋 溫

李商隱 裴 休 溫庭筠 莫宣卿 柳仲郢

辛 讜 劉 瞻 陸龜蒙 鄭 綰 鄭 畋

李 頻 韓 偓 孫 揆 司空圖

後梁

劉 鄩 杜荀鶴 王彥章

後唐

周德威 鄭遨 郭崇韜 張承業

後晉

桑維翰

後漢

史宏肇 和凝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唐九

劉

費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時舉賢良方正廷試對策以直言黜後貶柳州司戶參軍

卒贈右諫議大夫

虎。豹。眈。眈。瞰。九。關。一。聲。鳴。鳳。震。朝。班。有。人。得。卷。先。驚。歎。

幾。輩。登。科。解。厚。顏。上。帝。深。居。誰。下。問。逐。臣。遠。去。不。生。還。

春。濤。秋。雨。緘。離。恨。淒。絕。題。詩。李。義。山。

鳴鳳

文宗時宦官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

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得卷

廷策

問時事贊反覆數千言力陳宦官禍亂

是時

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

郎中

龐嚴見贊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

睚不

敢取士人讀其辭多至感慨厚顏於是被選者

流涕

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厚顏二十有三

所言

皆允觀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

贊逐

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乞回所授以與贊帝

不逐

臣贊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

納禮

之而宦人深嫉義山王溪生集有哭劉贊詩云

禮誣

以罪貶官死嫉義山上帝深居閉九闔巫咸不

下問

銜冤廣陵別後春濤隔滄浦書來秋雨翻只有

安仁

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

敢同

君誄門

李

石

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文宗時官行軍司馬累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罷為荆南節度使武宗嗣位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勲華績煥然奈何僅比漢文宣人憂閹橫將傾主士助藩強為棄賢正色立朝狼貲縮忘身殉國馬能全

欲張綱紀權先弛留守東都恨暮年

文宣

文宗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

欲疆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詎敢望是石

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

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闡橫甘露之變權

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闡橫歸闡暨天子

畏偪幾藩強石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

不立進之塗塞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喜利

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陛下嗣位惟賢是
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
不之狼縮石器度雄遠當軸秉權無所撓屈時李訓
助也狠縮已誅宦寺氣盛往往藉口凌轢大臣石徐
折曰禍端固然不知其始誰進用之馬全石自起為
仇士良等惡縮氣奪縮紳差賴以疆馬全相權不在
上賴以身徇國不恤近倖振起權綱欲強王室收威
柄士良等疾之如讐遣盜加害入朝至親仁里被射
傷馬逸得脫上聞駭愕遣使慰撫賜良藥命禁卒三
十人衛從臥家辭位授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去之
憤恨人咸

李德裕

字文饒趙州贊皇人栖筠孫吉甫子憲宗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貶為刺史遷淮南
節度使武宗即位復召入相進太尉封衛國公
宣宗立貶崖州司戶參軍卒年六十三懿宗
時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

中書決策棄維州南詔籌邊尙有樓恩怨苦爭朋黨論
安危誰共廟堂憂一朝毛髮新君豎六載經綸舊輔優
起草院空餘落日孤寒八百淚紛流

維州德裕在蜀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

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

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

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

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旣得悉

怛謀備極慘酷以刑有樓先是德裕於蜀建籌邊樓

之德裕終身恨焉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朋黨武宗

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寇不敢犯朋黨嘗從

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安

乎德裕極力辨之然牛李之黨卒牢不可破危

德裕相武宗六
髮豎退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

年天下晏然我毛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太尉耶每顧我毛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髮為森豎翌日罷舊輔德裕相武宗六年功業俊偉

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瀉瀉日執政皆其憾可乎既

夕又夢絢懼日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

得以起草始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日

喪還起草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

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八百唐撫言載德裕為

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色八百唐撫言載德裕為

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色八百唐撫言載德裕為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色八百唐撫言載德裕為

王起字舉之其先太原人徙家揚州憲宗末歷

兵部侍郎文宗時歷官兵部尚書武宗時歷官

吏部尚書封魏郡公出為興元尹卒年八十八

諡文懿

懿

懿

懿

汪洋千頃度能容閎閎名家性友恭一洗愆尤常諷鮑
四司貢舉豔登龍賦才詩格專門擅僻字奇書大治鎔
廣五運圖知治亂豈徒諫獵想遺蹤

閎閎兄播子鐸俱友恭天性友悌兄諷鮑性復謹厚
鮑叔牙終身貢舉權禮部貢舉前後凡四得當賦才
不忘人過
文宗方好文尙古以起長才博洽引入翰林爲侍讀
學士講論經史所作詩賦冊文情辭婉麗甚獲時譽
僻字帝嘗以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奇書僻於嗜學寢
崇望重尙無厭數無五運起嘗加皇太子侍讀上使
書不讀亦未嘗忘
治諫獵先是穆宗拜中書舍人
亂諫獵上疏諫遊獵考居上上

韋

溫

字宏育貫之兄子文宗時歷官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擢吏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

使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

雷霆之下別忠邪忍使朝班霽咎遮屋漏戰兢毫不愧

廷階進止寸無差千言日誦英華撮三相風睽愠怒加

最契蘭陵蕭處士琴絃彈罷月輪斜

霽咎

為右補闕時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素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

雷霆使上蒙霽咎耶率同舍伏閣力爭由是知名按漢書五行志霽恒風若師古曰霽莫豆反又說文天

氣下地不應屋漏其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

不負斯進止為人剛毅堅正以中立自許千言溫方
誠矣
進止有常度人亦無敢戲慢
七歲

日能誦數千言。十一明經登三相。會昌元年擢吏部
第調奉禮郎。復舉拔萃高等。三相侍郎李德裕欲引
輔政。因勸與楊嗣復。李珣。李漢。釋怨德。裕悵然復處
拜宣歙觀察使。無何三相果因不用。其言俱被謫。處
士蕭祐字祐之。蘭陵人。少貧窶。苦學。不以塵事自蒙
事親以孝聞。與溫相契。善結為山林之友。司農卿
李實薦以處士徵。拜左拾遺。官至桂州觀察使。為
人雅澹。君子善琴。能詩。復精畫。書得鍾王遺法。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始文宗末入官。為宏農尉。
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年七十二。

玉臺人去風流絕。又見樊南筆一枝。惜為詩家開豔體。
豈同騷客寓微詞。楊劉搏摭文終敝。牛李擠排數太奇。
獺祭讀書翻悔歎。不將經帙付驕兒。

玉臺

陳徐陵有玉臺新詠

樊南

商隱有樊南集詩家

商隱

言情之作時

楊劉

宋時楊大年

劉子儀

等效西崑體

目為西崑體

破帽蹢躅而前日

吾為楊劉掃

捨故至此上大

笑見古今詩話

牛李

楚所初為令狐

元愛其才表掌

書記妻以女茂

元善李德裕於

是牛李黨人以

商隱驕兒詩有

句云兒慎勿學

爺讀書求甲乙

又云

當為萬戶侯毋

守一經帙然商

隱每作文必檢

點載

籍羅列案頭時

謂之義山獺祭

裴休

字公美孟州濟

源人武宗時歷

官監察御

使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禮

部尚書罷為宣

武軍節度使封

贈太尉

七十四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贈太尉

皈依十地證圓靈派演禪宗善說經獨與圭峰成妙悟
豈徒玉陛樹芳型相才優裕裨君國儒度雍閑重廟廷
餘事尚留文翰在千秋筆法繼黃庭

說經

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恒習歌明為樂與圭
紇干尚書善講求其說演繹附著至數萬言

峰

圭峰禪師字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釋迦如
來三十九代法孫也與休為昆仲待以師友常稱

為善

相才著漕運新法十條奏行之自太和後劉晏
知識相才之法盡廢歲漕江淮米至渭倉不過四十

萬斛

舟楫價敗吏乘為姦休分遣官詢按其弊居三
年歲漕至百二十萬斛更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閭居

茶取

直視商人宅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立稅茶十
二法許收邸直毋擅賦於商人以為便又收山澤寶

治悉

歸儒度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雍閑藉進止雍閑
鹽鐵體法宣宗稱真儒者

不為檄察細行筆法所傳圭峰碑幾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後以意改今名并州祁人

敏捷詩才手八又讀書徒悔讀南華陳琳墓上雲將晚

范蠡湖邊日欲斜廿四考會思尙父九重顏竟廷官家

謹言自昔金絨貴駟馬難追一語差

八又

少敏悟工為詞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溫李才思

而八韻成時南華

令狐絢嘗以舊事訪於庭筠對曰

謂之溫八又南華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

之暇時一覽古絢怒奏庭筠有人才無行卒不得第陳

琳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陳

琳庭筠有過范蠡庭筠有利州南渡詩澹然空水對

琳陳琳墓詩范蠡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誰解乘舟

尋范蠡五湖李義山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
煙水獨忘機廿四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蓋謂
長孫无忌也溫曰何不云近同
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李太屈服九重宣宗好微行遇
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
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遂謫為尉其制
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
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庭筠貌
甚陋人號謹言
溫鍾馗號
於人由是始疏之
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

莫宣卿

字仲節封州開建人宣宗五年進士第一授台州別駕以親老乞歸

寄言凡鳥莫高攀居傍麒麟一枕山金縷村深鳴隱德

錦衣鄉暖駐慈顏童鳥慧性文成瑞雛鳳清聲律夙嫻

願接鵷鸞仍有願思親別駕乞身還

凡鳥

宣卿幼卽雋拔一日與羣兒戲沙中題詩曰我

於麒麟山下

金縷

宣卿家於

隱德

宣卿父讓仁有隱

志錦衣

宣卿授台州別駕以母老

鵷鸞

宣卿省試詩

聖明代常願接鵷鸞見全唐詩

柳仲郢

字諭蒙公綽子始憲宗時入官爲校書郎

留守徙爲華州刺史懿宗卽位遷太平節度使卒於鎮

夜裏熊丸曾苦學庭前烏集每成羣書藏家庫人驚羨

法警官曹吏憚聞不度浮屠原肖父偶延方士亦匡君

劉

瞻

字幾之桂陽人懿宗時累拜刑部尚書同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按桂陽即今廣東連州

狴牢無故輒株連極諫羣欽宰相賢鬼域中人謀死地
慈悲悟主論生天路巖不意逢張素李庾何顏對鄭畋
見說召還民盡喜長安百戲滿途邊

狴牢

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

蔓盡捕三百餘

極諫

時瞻召諫官令上疏然無

死地

人狴牢皆滿

極諫

敢極言者瞻因自上疏

死地

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

共譖之因斥廉州刺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

萬里即貶驩

生天

瞻疏有曰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

州司戶參軍

生天

天大要不遇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河南陝右殊威惠善政都為一世勲

熊九

仲郢幼嗜學母韓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

烏集

仲郢自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

鳥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

家庫

仲郢家有三本上者入庫其副常所

閱下者

官曹

仲郢為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買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票違約仲

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後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因事殺之

肖父

為父公綽與仲郢更九鎮五為京兆再官下肅然

摘貪吏

匡君

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仲郢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浮屠急於

濟單弱

威惠

仲郢

辛

讜

蘭州南城人客籍京兆太原尹雲京之孫僖宗時歷官嶺南節度使

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泗口烽煙日數驚誰嬰利刃入危城拏舟潛渡衝堅壘
拔劍狂呼泣戍兵苦軫面瘡忠愈厲怒飛臂血氣難平
南雷英烈皆千古只惜睢陽事不成

危城

時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譙聞之拏舟趨泗口

往慆喜曰圍急飛鳥不能踰君乃冒白刃拔劍賊焚

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披甲

譙見事棘乃夜踰淮岸見戍將郭厚本乞援厚本將

許之大將袁公昇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譙拔劍瞑目

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逗留不進大丈夫孤國恩

雖生可羞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

公昇僅免譙望泗慟哭帳面瘡譙守城時士卒皆不

下皆爲流涕厚本乃出兵面瘡得寐面目盡生瘡見

李贄南雷南霽雲事成泗州圍凡十月

藏書南雷萬春乃解卒完一州

劉

瞻

字幾之桂陽人懿宗時累拜刑部尚書同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按桂陽即今廣東連州

玃牢無故輒株連極諫羣欽宰相賢鬼域中人謀死地
慈悲悟主論生天路巖不意逢張素李庾何顏對鄭畋

見說召還民盡喜長安百戲滿途邊

玃牢

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

蔓盡捕三百餘

極諫時瞻召諫官令上疏然無死地

人玃牢皆滿

極諫敢極言者瞻因自上疏

死地

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

共譖之因斥廉州刺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

萬里即貶驥生天瞻疏有曰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

州司馬參軍生天大畏不圖喜舍慈悲方更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
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為喜虔奉空
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張素幽州節度使張素上疏
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張素為瞻申解嚴等不敢害
鄭畋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坐百戲後瞻當
將入長安兩市人率錢願百戲遂殺之
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入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吳人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昭宗時以高士召不至卒

贈補

關

隱向松江不厭貧松陵唱和友情親品茶山下真高士
種稻田間自散人釣具筆牀聞歲月褐衣蓬席老風塵
吳門一片鬱林石清節遺徽後代遵

松江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
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裘壞外必為輯褫刊
正松陵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為郡從事與龜
作詩璞間為詩亦令二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
一年間所作盈積哀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品茶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種稻田卑下雨潦則與
春鍾荪刺無休日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釣具常設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釣具常設
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李蔚盧攜素與鬱
善及當國召之不肯至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鬱
林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
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
世保厥居云

鄭

緊

字蘊武榮陽人僖宗時厯官散騎常侍昭宗卽位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舊聞移檄戢黃巢符剖廬陽靖四郊只愧扶危辭宰輔

自譏歇後善詠嘲馬嘶霜驛先幾燭驢跨虹橋好句敲

東發贊詞推許當平章三月等懸匏

移檄

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緊移檄扶危其後爲

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歛兵州獨完扶危相立朝

人所瞻望僅三月以疾辭歇後緊本善詩其語多俳

鄭五歇先幾其後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好句

後體先幾者貶裴樞陸展等殺之白馬驛好句

緊好尋梅嘗言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旣爲

相視事宗戚詣緊慶賀緊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矣。固讓不贊。詞宋儒黃震歇後鄭五贊云。聽復力辭乃許之。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詠於鄭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必知其必不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乎。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鄭

畋

字台文。滎陽人。懿宗時。歷官戶部侍郎。貶

郡侯。罷復拜吏部尚書。鳳隴節度使。後授檢校司徒。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諡文昭。

萬口爭傳長恨篇。景陽宮井更悽然。詩才溫厚忠忱具。

文學優深德量全。更劬封狼驅尙讓。早從首鼠料高駢。

戎衣親紆妻知義檄衛梁洋勇略宣

長恨

長恨歌白居易所

景陽

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量

詩與人交至貴無少易且能損怨

尚讓

西面行營

都統涇原節度使黃巢帥尚讓率眾五萬來攻使

司馬唐宏夫設伏待之而自陳兵高岡賊將王璠輕

敗儒者縱步騎鼓而前陣未整伏發敗兵從之鏖戰

龍尾坡殺賊二萬餘級積屍數十里多獲鎧仗禽斬

其子威高駢同相盧攜曜高駢謂淮南天下勁兵可

動京師高駢倚以辦賊敗抗論駢遷延玩寇無剪除

意且損國威靈不可聽至相詬詈攜戎衣翔隴西節

怒拂衣去裾襞於硯帝聞乃俱罷

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會黃勇

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軍妻自紆戎衣勇

略駕幸梁洋時王命不出劍門諸鎮兵數萬咸不肯

前敗乃厚加慰結與秦州鄜延夏州三鎮約盟傳

檄天下遠近威聳各治兵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當此時微暇天子幾殆詔褒以儒者之勇

李

頻

字德新睦州壽昌人懿宗時官秘書郎累官侍御史建州刺史卒官

王爵緣何宋代封百年鴈戶感恩濃荏苒不擾絃歌氣

蘊藻猶留俎豆容相裔冰清邀特鑒神君風力折姦鋒

詩才豈僅唐文苑廟在梨山第一峰

王爵

遷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頻治

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相裔頻多所記覽善屬文

梨山歲祠之至宋錫王爵相裔尤長於詩師事姚合

不遠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神君嘗遷武功令

女妻之合開元賢相崇曾孫也神君有神策士尚

君慶道賦不納肆暴閭里頻密摘比伍與競何叩縣

延質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

一貸豪猾屏息
縣大治

文苑頻入文

倥

偃
士字
承致
旨光

京兆萬年人昭宗時厯官侍郎學
欲以爲相固辭後貶濮州司馬依

知王
卒審

宮○鄰○金○

蠻箋忠悃託香匳流離供奉人猶忌
天氣已涼寒漸逼碧欄干外鎮垂簾

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鄰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鄰堅若金惡若虎此卒

辭朱全忠見帝指斥僇罪帝數顧崔允允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僇之鄭元規曰僇位

學士承旨公無遽鳳掖初偃常侍宴及全忠謫

乃止貶濮州司馬鳳排之帝執其手流涕曰我

左右無人矣再貶榮
懿尉徙鄧州司馬
香陋僱有香流離先是王溥薦
遷中書舍人韓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僱夜追倉卒反
及鄴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正勵精政事僱處斷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已涼用
之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
光詩
語意

孫揆字聖圭博州武水人昭宗時官昭義軍節度使討李克用被擒不屈鋸殺之贈左僕射

褻衣大蓋建牙行西谷透迤蹈伏兵藩鎮有功先誤討
朝廷不幸豈偷生殊刑慘慘悲風起英概轟轟噉日明
張濬造端徒作態貽羞潰走趙州城

西谷

時張濬使揆將兵趣潞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聞

衆而行之伏兵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

突出行存孝誤討有興復功今攻之天下其謂我何

偷生之揆大罵不詘殊刑不能入揆曰死狗奴鋸

人當用板夾汝豈知作態初楊復恭諫帝宗廟甫安

耶至死罵不絕口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潰走

出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

鉞專征作態耶濬曰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

克用拒官兵於趙城濬遁走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僖宗時官知制誥遷

休休亭記六宜休忍敵災星得自由素室圖中懸節義

死年七十二

聞哀帝弒不食

中書舍人後昭宗召拜兵部侍郎以疾辭

黃巾都下脫羈囚侍郎不預當時禍居士真成耐辱流
寇盜免侵人取絹何妨詩酒壙生游

休休美圖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

贖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

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

當時禍災星忍事敵災星節義圖本居中條山王官

作亭觀素室悉圖羈囚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

唐興節士文人羈囚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

日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侍郎

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

陽墮笏趣意野老璨取絹遺不受嘗為作碑贈絹數

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取絹遺不受嘗為作碑贈絹數

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生游豫爲
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
遇勝日引客作壙中游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
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後梁

劉

鄆

密州安邱人唐登州刺史始降梁爲元從
都押衙末帝卽位愿官河東道招討使爲

伊皓段凝等所譖殺之
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鳥思擇木覬勲名素服歸梁略未明油者引軍潛入寶
草人執幟詭離營彥溫敵斬民心固知俊師奔賊黨平
十步徒聞矜九計終難自脫智囊傾

素服

鄆素服歸梁好
兵書有機略

油者

先是梁已破朱瑾等悉有
兗州以葛從周爲兗州節

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寶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之草人晉莊宗入魏鄆意晉兵悉從莊宗寶入襲破之草人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溫初葛從周復攻鄆時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溫彥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鄆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盡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知俊劉知俊叛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知俊陷長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

未幾卒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唐時以朱溫表薦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梁受禪復拜翰林學士

山色秋清負九華。黃緣登第且還家。不將妙藥求芝草。
徒掇巍科宴杏花。集號唐風難迹掩。句輸蜀輔漫才誇。
殺機苞蓄終戕性。鵬舍休傷日已斜。

九華

荀鶴嘗自號九華山人

黃緣

初荀鶴在唐時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

以為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峻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侍郎裴贇知貢舉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荀鶴遂東歸按荀鶴池人九華山即在池州青陽縣復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見北夢瑣言舊五代史亦列荀鶴於梁臣傳唐風荀鶴在唐號其集為唐風集始荀鶴舉進士及第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

是則荀鶴之受知於蜀輔荀鶴嘗得詩一聯云舊衣
梁舊矣見唐纂言為佳話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
後為西蜀相而荀鶴終不得志其器量之不侔即此
可見見幕苞蓄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
府燕談末及洩丁重疾旬日而卒見舊五代史

王彥章

字賢明鄆州壽張人太祖時官行營先鋒
馬軍使末帝即位累拜北面招討使封開

國侯與唐戰於中都被擒
不屈死年六十一贈太師

梁晉興亡夾寨爭刻期一鼓下南城小兒亞次三垂捷
老子癡頑四姓榮亂世英雄何地擇武臣忠義自天生
鐵槍寺裏瞻遺像死豹皮留異代名

南城

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

招討

使驚曰彦章驍勇吾當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

彦章

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

二十

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彦三垂梁晉爭天下為勁

章兵

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三垂敵獨彦章心常輕

晉王

謂人曰亞次關雞小兒耳何足懼其後亞子屢

捷置

酒三垂岡三垂即李克用遷軍上黨之地也

老子

馮道忠義死留皮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

鐵槍

彦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

號王

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

鐵槍

後唐

周德威

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事晉王為代州刺史莊宗即位拜振武節度使同平

章事後以盧龍軍節度使從戰河
上與子俱死贈太師追贈燕王

野○又○擒○後○又○廷○珪○陽○五○威○名○孰○與○齊○雨○裏○幽○州○雄○虎○豹○
日○中○鄣○邑○掃○鯨○鯢○望○塵○觀○壘○過○疆○卜○淺○草○平○原○蹙○馬○嘶○
持○重○柳○陂○偏○促○戰○可○憐○父○子○殞○河○西○

野○又○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
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章○挑○戰○兵○
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
追○德○威○俟○章○已○過○揮○鐵○鎚○廷○珪○劉○守○光○驍○將○單○廷○珪○
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章○廷○珪○望○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
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
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挺○擊○之○
廷○珪○墜○馬○威○名○當梁晉之際周陽
遂○見○擒○五之勇聞天下
幽○州○莊宗與劉鄩
相○持○於○魏○鄴○

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
士門以躡之鄆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鄆
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
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鄆
王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
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
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未幾梁退軍
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
繼之景仁怒悉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鄆南
德威俟其將退擊之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
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
數十戰其大望塵爲人勇而多智不能望塵以知敵數
敗未嘗如此望塵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
如淺草莊宗擊王景仁時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
也敵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乃勝也

莊宗柳陂從莊宗於河上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
從之柳陂州軍宿胡柳陂莊宗屢促戰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復以見敵不擊逼之遂父子
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
而使其父子至此

鄭

遨

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初隱少室山後徙華陰累徵不起晉高祖賜號逍遙先生天福

四年卒年七十四

少室山幽拓百弓。拂衣猶復見清風。故人千里尋徒步
隱士三高契寸衷。蒔稊。勵松生計足。彈棋飲酒性靈通。
薦明亦自耽莊老。河朔游歸趣可同。

拂衣

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

千里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

貴願欲以祿邀邀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邀三高士李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道殷羅隱之友善勵松其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世目為三高士欲求之邀入地干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田以自給彈棋為詩章落人間人間無取於人常種田以自給彈棋為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贈遺以為寶

周之說

郭崇韜

字安時代州鴈門人莊宗為晉王時授中

德軍節度使後征蜀以為招討使蜀平殺之

清暑樓高習管絃君王不暇問西川宮闈勢結謀原誤將相身兼任太專鎮領汴州辭汗馬功成蜀道泣唬鵑

苦甄流品羣情怨多事汾陽譜系聯

清暑

莊宗患官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西川征蜀議

崇韜

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以崇宮闈

韜為

招討使軍政皆決焉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宮闈

始崇

韜欲歸守鎮陽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

勢不得

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

自安乎

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

宜請立

劉氏為皇后則計之得也崇韜從之後劉皇

后教

宦官馬彥珪矯詔命將相莊宗與諸將以兵取

魏王

繼岌殺崇韜於蜀將相天下而崇韜未嘗臨

戰陣

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汴州先是崇

將相

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汴州韜夜度

楊劉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羣怨崇韜素嫉

莊宗

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鎮汴羣怨崇韜素嫉

繼岌

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

歲後

當盡去宦官至於駙馬亦不可騎監軍皆恨之

譜系

崇輅認郭令公為遠祖經其墓慟哭而祭

張承業

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內常侍張泰養子唐昭宗時使晉晉王以為監軍莊宗即皇

帝位諫止不聽因歸太原不食卒年七十七追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正憲

指顧平梁復故都更從唐室覓遺孤成功矢獻酬先志

受禪臺高誤老奴手皮餘縉猶委積輿歸私第不模糊

具官書卒標前代青史褒揚特筆殊

平梁

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唐室承業

宗言滅梁後須先志初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而求唐後而立之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

於廟其後用兵盛矢以錦囊負而前受禪天祐十八
驅及滅梁虜燕還矢先王以告成功年莊宗已
諸諸將築受禪臺卽皇帝位承業方委積先是莊宗
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極諫歲時自魏
歸省親須錢補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
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罷承
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
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私第承業見諫不聽乃仰天大哭曰
臣所得私也私第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
太原褒揚見綱鑑唐天
後晉祐十九年

桑維翰

字國僑洛陽人高祖時官翰林學士累遷

出爲相州節度使出帝卽位復爲樞密使封魏
國公尋罷爲開封尹契丹兵入爲張彥澤所害

日出扶桑照上台磨穿鐵硯志難回面長臨鏡驚奇狀

股栗操兵畏相才鷹苑歎君天絕祀燕山付敵劫成灰

國家至此安逃死立馬崧李崧時為相前兩語哀

扶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

著日出扶桑鐵硯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做則面長

賦以見志鐵硯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股栗維

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股栗維

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股栗維

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股栗維

流汗及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股栗維

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股栗維

鷹苑先是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

維翰來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

而歎曰晉立馬彥澤乃以帝命召維翰行遇李崧立
不血食矣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
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
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
後漢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陽人晉時為武節左右指
揮領雷州刺史漢初為相隱帝時進中書

令為李業等所譖

殺之追封鄭王

長槍大劍定朝廷安用毛錐語不經狼毒僮奴爭得勢

虎威官吏枉施刑契丹黨破軍馳電太白民殃市看星

將相滅宗杯酒隙焉知守口貴如瓶

毛錐宏肇謂宰相蘇逢吉楊邠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

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僮奴李崧坐奴告變族

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誅宏肇取其幼女

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施刑官解暉狡

息僮奴而所養之輩往往協制其主施刑官解暉狡

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

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

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

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

契丹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

行兵所至秋毫太白時宏肇輒腰斬於市觀滅宗宰

無犯兩京帖然太白者宏肇輒腰斬於市觀滅宗宰

蘇逢吉以筵間口語與宏肇

互相猜嫌毒害遂俱滅宗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梁節度辟爲從事唐

翰林學士晉左僕射漢進拜太子太傅封

魯國公周世宗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萬馬叢中衛故人，彎弓卒救賀瓌身。此生志義階應貴，行世文章鑒未真。賊走花山宣敕後，士安蕊榜撤闌晨。魯公第五傳衣鉢，佳話登庸韻事新。

賀瓌

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

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志義也後必當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由此得免

以文章

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女文章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識者多非之花山

晉高祖

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時為宰相請為宣敕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

祖以為

然從進果反行至花山蕊榜嘗知制誥以翰

遇李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

蕊榜

林學士知貢舉

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魯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胥一時之秀稱爲得人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比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